

天朝 远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周宁 / 著

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MUSEUM OF THE FUTURE

THE MUSEUM OF THE FUTURE
THE MUSEUM OF THE FUTURE
THE MUSEUM OF THE FUTURE



天朝 淫色

下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周宁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录

下 卷

415	第四编 停滞的帝国：西方进步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
415	引 言
424	第一章 从中国发现世界历史
424	1. 中国历史悠久是一种荣耀
429	2. 当历史悠久意味着历史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
434	第二章 在进步史观中发现中国历史的停滞
434	1. 像中国那样使一切僵固不变
439	2. 古老的文明为什么进步微乎其微
447	3. 所有民族国家都必须先在历史中确认自己的位置
453	第三章 在进步秩序中“发明”停滞的帝国
453	1. 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
458	2. 让停滞的帝国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起点上
464	3. 中华帝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
471	第四章 从进步到进化：想象停滞的帝国消亡
471	1. 停滞在种族进化的行旅上
479	2. 从进步到进化，从世界知识到世界霸权

488	3. 古老中国的末日与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497	第五章 停滞或进步：中国现代性的他者困境
497	1. 停滞的帝国：中国现代性的自我东方化认同
504	2. 超越中国现代性的他者困境：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513	第六章 从停滞到进步：中国历史形象的断裂与转型
513	1. 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断裂
522	2. 进步的中国：中国历史形象转型
539	第五编 东方专制帝国：西方自由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
539	引 言
551	第一章 东方专制主义：西方地缘政治想象的古典遗产
551	1. 专制主义是蛮族政治，都是东方的
560	2. 但东方国家未必都是专制主义，中国例外
569	第二章 中华帝国与东方专制主义：若即若离
569	1. 开明君主制使中华帝国超越东方专制主义
577	2. 东方专制没有例外，包括中华帝国
585	第三章 东方专制主义话语“收编”中国形象：从迟疑到确立
585	1. 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说可疑也可信
592	2. 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最终确定
601	第四章 中华帝国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
601	1. 极远的东方与极端的东方专制主义
610	2. 不断推展的东方专制主义地平线

618	第五章 追索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谱系,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	
618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东方专制主义的正基础	
629	2. 东方天朝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637	第六章 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规训与活力	
637	1. 东方专制主义是难以动摇的前提	
645	2. 东方专制主义不断焕发的理论活力	
655	第七章 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还是传说?	
655	1. 卡夫卡的“长城帝国”:像是理论的传说	
665	2. 魏特夫的“治水帝国”:像是传说的理论	
675	第八章 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神话或叙事	
675	1. 原来是现代性想象中的恐怖故事	
683	2. 所有的故事竟然是同一个故事	
697	第六编 野蛮的帝国:西方文明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	
697	引 言	
706	第一章 西方现代性二元对立的世界想象	
706	1. “那里的一切都是截然相反的”	
711	2. 截然相反的世界: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	
717	3. 截然相反的世界的意义:文明与野蛮	
726	第二章 野蛮主义信条下的中国形象	
726	1. 野蛮之东方:古老的想象系谱	
731	2. 野蛮之东方:中华帝国堕落到野蛮贫困	

735	3. 野蛮之东方:中国形象的东方主义黑暗背景
748	第三章 中华帝国野蛮的“东方性”
748	1. 封闭自大崇古守旧
756	2. 麻木僵化腐败残暴
766	3. 从败坏的德行到卑劣的族性(一)
774	4. 从败坏的德行到卑劣的族性(二)
782	第四章 塑造“野蛮的中国人”
782	1. 野蛮化策略:将中国人“物种化”与恐怖化
789	2. 野蛮化策略:将中国人异类化与漫画化
796	第五章 文明征服野蛮:“野蛮化”想象中国的霸权意义
804	第六章 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814	参考文献
832	译名对照表
848	索引
861	后记

第四编 停滞的帝国： 西方进步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

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

——艾蒂安·巴拉兹

引 言

法兰西学院院士、曾经担任过法国政府七任部长的佩雷菲特先生，花了近 10 年的时间，六次访华，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查阅过英、法、美、日、南非等地的内部档案，写出一部洋洋洒洒的巨著，研究乾隆朝马戛尔尼访华，书名分外醒目：《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停滞的帝国”指的是大清国，而两个世界，一是中国代表的“传统社会”，一是英国代表的“先进社会”。当然，佩雷菲特感兴趣的不仅是两个世纪前的历史，还有今天的现实。他发现中国的历史具有“惊人的一致性”，翻天覆地的革命之后，一切又回到从前。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到中国，感觉到的封闭与

停滞,与马戛尔尼访问的乾隆朝没有差别,甚至变本加厉。“循环无穷的中国呀!”这是他全书的结束语。^①

《停滞的帝国》出版半年内售出 20 万册,畅销一时,原因不在佩雷菲特先生说出了法国读者意想不到的内容,而是因为说出了大众想象中的内容,那个遥远东方的神秘诱人、危险堕落的“停滞的帝国”形象在法国人心目中已经存在许久了。启蒙运动以来,大大小小的作家,不同类型的文本,反复表述中华帝国历史停滞,从伏尔泰、孔多塞一直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已经成为套话。《停滞的帝国》提供了许多新史料,却只证明一个旧观点。黑格尔早就论述过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或者说历史尚未开始的国家。中国没有进步,不断的改朝换代、治乱交替,不过是重复庄严的毁灭。“停滞的帝国”是西方文化中关于中国形象流行最广的套话之一。佩雷菲特先生真正想说的,不过是他引为题记的艾蒂安·巴拉兹的那句话:“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

“停滞的帝国”是西方文化想象与表述中国的一个历久而长新的话题。我们在一般社会想象意义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注的正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叙事中那种普遍的、稳定的、延续性的特征,那种趋向于套话或类型的文化程式。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中国形象进入西方现代文化,先后出现了三种话语类型,“契丹传奇”式的中国、“大中华帝国”式的中国、“孔夫子的中国”或“开明君主专制”式的中国。这三种话语类型,在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文化想象中不断美化中国的器物、制度、思想,决定着该时段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对中国的表述策略。从启蒙运动后期到帝国主义时代,另外三种形象类型,停滞的中华帝国、专制的中华帝国、野

^① [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出版于 1989 年 5 月,热销一时;由王国卿等人翻译的中文版由三联书店 1993 年出版,同样轰动。

蛮的中华帝国,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①中,作为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②,既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本编将讨论作为西方现代性进步大叙事的想象“他者”的中国形象——所谓“停滞的帝国”。

对于西方现代文化而言,重要的不是经营一个“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而是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认需要一个“停滞的帝国”,作为进步大叙事的“他者”。文艺复兴时代,西方人首先发现的是中国历史悠久。在带有崇古主义倾向的文艺复兴时代,对悠久的历史“发现”,为西方确立一种世俗时间观念与人本意识。其意义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建构世俗历史观念,为人本主义思想提供自我确证的基础;二、扩展基督教正统历史观念,使它在文艺复兴浪潮中能够自我调整;三、推翻基督教历史观,从历史进步观念中构筑现代性。

西方现代发现中国历史的意义,第一阶段是挑战基督教历史观,建立现代世俗的历史观念,第二阶段是通过构筑一个停滞的帝国的“他者”形象,确立以现代性观念为核心的进步史观。“古今之争”是一个转折点。第一阶段,在文艺复兴的崇古思潮背景下,中

① 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又称元叙事(Meta-narrative),指统摄具体叙事并赋予知识合法性的某种超级叙事,如启蒙运动构筑的一整套关于理性、自由、进步、人民等主题的宏大叙事,不仅确立了知识的规范,也确立了权力的体制。因此,宏大叙事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主宰叙事”(Master narrative)。参见〔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

② 文化研究中的“他者”概念主要来自于福柯与萨义德(E. Said)的理论,指一种文化为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并认同自身而塑造的一个与自身对立并低于自身的文化影像。“他者”作为与“自我”或“主体”相对的概念,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欲望主体理论,他者是主体认识、扩张自身的外化疆界。萨特的二元本体论假设他者为分裂的主体追求与其世界统一的欲望对象。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他者又成为无意识领域与自我相对立并确认自我的一种象征秩序或象征,它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确定主体所缺失的与主体所必须追求的东西,从而引导着主体的欲望与命运。德里达(Derrida)假设他者向无限“延异”,是永远无法认同的异己性,到列维(转下页)

国历史悠久是令人羡慕的文明特征；到第二阶段，在启蒙哲学背景下，进步史观形成，悠久的历史则因为其停滞变成一种具有反面的、否定性意义的野蛮特征。所谓“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形成于启蒙运动时代，同时进步概念逐渐成为现代性精神的核心。中国形象这种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不是中国历史的变化，而是西方现代文化观念的转型，具体说来，就是西方现代性观念的确立，“西方由怀旧的文艺复兴阶段进展到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历史时期”，即启蒙运动时期。

海德格尔说现代是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这个图像的时间维度是古代、现代与未来，空间维度是西方与东方。文艺复兴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启蒙运动则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启蒙哲学家试图在一种理想的时空框架中，为新发现的世界建立一种“观念秩序”：世界的空间分为东方与西方，是二元对立的；时间从过去穿过现在通往未来，呈三段式进步。西方现代性在这种“世界图像”中获得自我确证的整体性想象。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的进步观念形成，停滞的中国历史形象也确定了。停滞是被进步否定的反面，停滞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进步大叙事的“他者”。停滞与进步、中国与西方、中国的停滞与西方的进步，构成西方现代文明认同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与中西关系的基本话语，也构成以进步史观为内在逻辑的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基础。

中国历史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想象的他者，具有重要意义，从

(接上页)纳斯(Levinas)那里，同一与他者构成一对最基本的概念，同一指世界的整体性，他者则是不可能被包容到同一中的、高于主体自我的东西。参见 *Key Concepts in Cultural Theory*, by Andrew Edgar & Peter Sedgwick, Routledge, 1999 与 *A Concise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by Peter Brook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中“Other”辞条的解释，以及 *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by Judith P. Butl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7; 又 Emmanuel Levinas, *The Problem of Ethical Metaphysics*, by Edith Wyschogrod, Martinus Nijhoff, Hague, Netherlands, 2000。

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贯穿西方现代历史叙事始终。西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身份认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动力结构中通过确立他者完成的。解构西方关于停滞文明的中国形象,既是解构西方的一种中国形象——停滞的文明,又是解构产生这种异域形象的本土视野——西方启蒙主义的进步神话,解构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内在逻辑。启蒙思想家都是历史主义者,他们将世界的空间秩序并入时间中,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理解不同民族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其线性的、进步的历史观念已不仅是人类经验时间的方式,甚至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必须先在历史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停滞的或进步的,在历史之外或在历史之中,然后才在世界的共时格局——即文明、野蛮的等级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中国历史构筑西方现代性的意义,在于以“他者”的方式确认现代性的核心,即所谓“进步”大叙事。理查·罗蒂说过,启蒙主义有一个政治理想,还有一个哲学理想。政治理想旨在创造一个自由、正义、平等、富裕的社会,而哲学理想则是规划一个以自然和理性为核心的世界观念秩序。启蒙思想为西方现代文明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观念世界,或者说是观念中的世界秩序。在这种现代性观念秩序中,西方进步,中国停滞,似乎已从一种似是而非的“史识”置换为毋庸置疑的“史实”(“史实”也是特定文化观念构筑的东西,“史实”是由“史识”生成的)。中国文明事实上是否停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发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异域形象,可以确定一个体现着启蒙主义自由精神,西方文明所代表的进步的信念。

“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认的进步大叙事的“他者”。这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假设,在此前提下的研究具有双重意义:首先,研究西方现代有关“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必须在西方现代历史观念与进步大叙事的语境中进行。西方现代性自我建构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历史意识的兴起,完成于启蒙运动中进步观念的奠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历史与历史的

中国,成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显要“他者”。西方现代性为确立以进步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并认同现代西方文明,必须塑造的一个与自身进步对立并低劣的文化他者。“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出现,成为西方现代文化表述中国的套话,与它所指涉的中国没有多少必然关系,却更多地表现着西方现代性文化主体自身的观念、想象、价值、信仰与情感。其次,研究作为西方进步大叙事的想象他者的“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真正的问题是西方现代性在跨文化空间中自我建构的方式与方向问题。现代性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观念中展开的,历史的进步与进化构成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与自我确证的基础。没有世俗历史观念,没有一种线性的、前行的时间叙事,没有古今之争与今胜于古的信念,没有对现代的肯定,没有透支未来的期望与许诺,就没有现代性。分析与解释“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既要在西方现代性语境中进行,又说明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精神结构。

西方现代性包含着—套完整的、以线性进步或进化论为基础的历史叙事,它为现代性提供了自我确证的时空向量。在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研究“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问题,而是探讨西方的中国想象如何构筑他者,完成现代性自我身份认同的。现代性是一种新的体验时间与空间的方式,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被设置、排斥在历史的过去,作为他者为西方现代性的“当下性”时间经验提供了想象资源,使西方现代性在两个多世纪间完成了自我确证;现代性又是一种以时间经验取代空间经验的过程,以西方现代为中心,以进步为目标,以历史为尺度,西方构筑的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首先为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开创了世俗时间经验,最后被排除到西方中心的世界时间经验之外,彻底地空间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仅对现代性进行了清晰完整的哲学表述,也对现代性想象中的中国历史形象进行了总结性的论述。黑格尔将中国的停滞绝对化,这样不仅否定了中国的进步,甚至也否定了中国的停滞。黑格尔的独创并不在于为中国设定了世界历

史时间框架中的起点位置,而在于在自由精神的演进历程中解释这个起点位置的意义。黑格尔不仅确定了中国历史停滞的绝对意义,甚至否定了中国的历史意义,自由精神从未在中国展开,中国在历史之外,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

在进步与停滞、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模式下构筑的西方现代性叙事,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一种权力体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进步观念既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则,一种历史哲学,作为其结果又是一种政治哲学。”^①它通过对人类心智的一种理性主义建构,使历史观念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据。既然历史是民族与国家的存在方式,进步是绝对的,那么,停滞在过去的东方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是完全不合理的存在,西方文明征服、消灭它,也就成为合理、正义、必然的行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19世纪西方的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正义的理由。历史的停滞与停滞在历史中的中国,必须在观念与实践同时被“否定”。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文化霸权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物质霸权,在此有效地协调起来,哲学变成神话,知识变成意识形态,行动的西方与思想的西方正默契配合,创造一个在野心勃勃扩张中世界化的西方现代文明。

解构西方现代性构筑中国历史形象的最终意义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性话语中所隐藏的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所展示的危险与诱惑。分析中国历史形象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中运作的方式,不仅要关注中国历史形象如何构筑西方现代性历史观念与世界整体性想象,还应该注意现代性多元结构中中国形象的规训化再生产,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的过程。当西方进步/进化观念最彻底地否定中国形象时,中国先在国际关系,然后

^① [法]乔治·索雷尔:《进步的幻象》,吕文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在世界观念上进入西方的现代体系。中国变法革命,不仅认同进步/进化的文明观念,也认同了停滞的中国形象。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构筑自身的现代性话语,难以避免一种“他者化”的命运。西方进步/中国停滞的话语就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德里克提醒我们注意东方的“自我东方化”问题,所谓“欧美眼中的亚洲形象是如何逐渐成为亚洲人自己眼中的亚洲形象的一部分的”的问题。^①

西方现代“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与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华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一道,将有关中国的概念、思想、神话或幻象融合在一起,构成西方现代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的幻象空间,从启蒙知识向帝国权力领域分配。我们关注其形象的意义与结构特征、类型化趋势、知识与权力结构关系与跨文化空间霸权,同时也关注其话语的活力,它体现在延续与变异、断裂与修复的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的历史化过程。20世纪初,西方“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出现了话语断裂与变异的迹象。其中有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原因:从洋务运动到满清灭亡,中国社会剧烈变动。西方的冲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孤立状况,中国加入了世界历史进步的进程,中国在变化,在剧烈地变化。不管这些变化的结果是什么,总是突破了西方想象的可怕的停滞景象。与此同时也有西方现代性自身危机的原因: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主义或“彻底的历史主义”一度动摇了启蒙现代性的线性的、总体的、进步的历史观念,同时也动摇了进步与停滞之间抽象的二元对立关系,西方可能停滞与衰退,中国也可能发展、进步。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传统,出现了话语的断裂与转型,一种新的认识与想象中国历史的方式——犹如福柯所说的“认识型”——出现,中国形象中的突出问题不再是中华帝国的停滞与衰

^①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1—282页。

退问题,而是现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问题。于是有关现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的想象存在着分歧:一是中国历史从未停滞,现代进步已经开始而且前景无限。这种观点否定了“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但不否定构筑“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的西方现代性语境与进步大叙事。西方现代性的进步理想曾将中华帝国当作“人类进步的耻辱”抛弃在历史的起点上,如今又将红色中国奇迹般地塑造成人类进步的榜样,甚至昭示了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类现代性”存在的可能。二是中国历史曾经停滞与衰退,目前变革已经开始,但进步的前景难以估量,而且,现代中国的变革很有可能是假象,不过是在“重复庄严的毁灭”,因为抽空了精神内涵的物质进步是粗暴危险的。从孔多塞写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到佩雷菲特写作《停滞的帝国》,200年间西方表述中国的话语原则潜在的一致性,令人吃惊。

从停滞衰退的中华帝国到剧烈变革的现代中国,西方现代性语境中中国的形象在话语生成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多义性。但是,变化的是中国形象的特征,不变的是构筑中国形象的、存在于西方现代性内在逻辑中的、具有历史连续性活力的话语构成原则。不管是停滞还是进步,中国形象始终是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他者”出现的,为西方现代性构筑主体。停滞的中华帝国曾经作为进步大叙事的他者出现在西方现代性语境中,如今,变革的现代中国,不管是在西方冲击下开始进步,还是在传统的宿命道路上“重复庄严的毁灭”,依旧不出西方现代性视野,同样证明西方现代进步大叙事的合法性。中国形象,停滞或进步,都是西方现代性建构与重建主体性的方式。

第一章 从中国发现世界历史

1. 中国历史悠久是一种荣耀

伏尔泰大惑不解：“干什么我们在西方，为了要知道中国在伏羲皇帝以前，是否曾经有过十四位王，这位伏羲是否生在我们俗历纪元前三千年还是二千九百年，我们竟自争论的怒发冲冠，破口大骂呢？”^①确实如此，从地理大发现到启蒙运动时代，西方宗教与世俗文化界都曾对中国历史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心，甚至有些狂热。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西方近代文化，为什么对中国历史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何时并因何而起？又何时为何衰退或转移？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从门多萨神父著名的《大中华帝国志》说起。

门多萨说：

如上所述，这个国家的历史如此悠久，以致有一种观点认为第一批定居于此的人是诺亚的后代。但是，我们从中国的史书中发现了事实的真相。这个国家从黄帝——中国的第一位皇帝，是他使中国成为一个王国——开始就已存在，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皇帝。此书将述及该国历代的君王。通过准确的计算，迄今为止，中国已产生了 243 位皇帝。^②

门多萨许诺他将介绍中国的历朝皇帝，从黄帝开始，这样，就可以

① [法]伏尔泰：《哲学辞典》上，王燕生译，第 329 页。

② [西]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志》，梅子满、林簪译，见周宁著/编注：《大中华帝国》，第 193—194 页。